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五百四十五

序

經史序二

周禮義序　　　　臨川先生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學校而臣安石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先後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于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為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為難然竊

觀聖上制法敘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有翼蓋彰乎向六服承使之世矣以所揆乎今考所言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自誠不自揆妄以為庶幾焉故遂昧冒自竭而效其材之所及也謹列其書為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須焉謹序

講周禮序　　無為子次公

周禮者周公建六官致太平之書也公以聖人之德極輔相之專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故能作是經述是禮為萬世之大法也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六典六典者何治教禮政刑事也治無不統天之道也天官冢宰以掌之教無不容地之道也地官司徒以掌之和援者禮其序春也春官宗伯以掌之正大者政其序夏也夏官司馬以掌之肅嚴者刑其序秋也秋官司寇以掌之富有者事其序冬也冬官司空以掌之治則不言而化也教則見於言矣禮則見於容矣政則見於令矣刑則見於

咸矣事則見於物矣此其精粗先後之序也六官帥其屬三百
六十朞之日也自天子諸侯至于公卿大夫貴賤莫不有位自
王畿至于侯甸男采衛要蕃遠近莫不有制自天地宗廟至于
百神祀享莫不有常自正月之吉至于歲終施為莫不有時自
人至于鳥獸草木養之必有其道自宮室至于車服器用制之
必有其法無一職不脩而王道備無一物不化而極功成此所
以致太平而敵天命也不幸遭秦火絕滅典常亡自此[illegible]
藏於府冬官亡矣既不獲其宗書生儒相傳各以己見務於鑿
上惜其若此命儒臣以訓釋旨歸列之科選使成周太平之迹
煥然著明於本朝識千百年希闊之遇也然而執形器度數之
學者不知制作之所存泥道德性命之說者不能考合以適用
善學禮者亡所敝惟不執不泥然後能盡其變通以致用庶副
朝廷經術造士之意不甚盛歟

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乎大古成乎周故曰周若昔皇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熸惟皇上帝哀我民無壽爾首出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不靈承罔敢曠逆迺始御乾順坤以尊異崇庳嶽山瀆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具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徹察胥保惠以有其身以至乎茲今日皇乎懋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剛極立元翊規兆集民生業燉陳王業未御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墍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于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粤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之禮已浸克有成九族万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因已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益之禮樂日新治度日著稽典揆敘雖見可擬若政若六宗若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底貢塈皇乎帝王之備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卑將忠質相禪未有殫

極降及于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躰備文武成康
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丞登九士清晏八荒會同於熙泰西
代之弥文為萬世之極則秉時應機若晝必黄難乎其不可拔
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
平於千万年始具經禮勒為成書識一國號茲用詔乂傳遠垂
範無極盡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
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述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無遐
近無幽明生死因有總攝連貫秩不具以勒後業之補苴者待乎
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峙不足以議其將也非聖人其孰能修
之然嘗稽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
謂一曰中是自祭祀推步占卜祓禳之官立而天事備國都郊
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備治教刑政禮樂喪事之官立而
人事備惟茲三者以有目成覩迹若徹中則罔攸覩六官之元
聖意微見其許若曰以為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正以

生中非禮樂以範天下與來世致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啟我後人而底于大成也聖人袖闕設鑰俾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序以存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宏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甯唯致夫典禮焉將聆杜子春鄭興鄭康成賈逵辯注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以有秉筆以揭厲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于前復新加首亦曰禮宜然孔卜毛杜古多此習具尚可援以爲類也故弗敢遜自天官冢宰至冬官司空凡六篇篇爲上下凡十二卷次于秦冬官之篇亡焉漢河間王千金求之弗獲以考工記附其文闕遠偉麗亦先秦書也謹序

春秋傳序

伊川先生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時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蹔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爾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

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孫先生春秋傳序

龜山先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時詩非盡亡也黍離降而為國風則王者之詩亡王者之詩亡則雅不作而天下無政矣春秋所為作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沒更秦焚書微言中絕漢興諸儒守專門之學互相破裂至父子有異同之論況餘人乎然自昔通儒達識未有不由此而學也熙寧之初崇儒尊經訓迪多士以謂三傳異同無所考正於經尤為難知故春秋不列於學官非廢而不用也而士方急於

私淑之習遂闕而不講可勝惜哉高郵中丞孫公先生以其暇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為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旨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啟其關鍵使學者得以稽其戶即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余得而伏讀之不能釋手聞所未聞多矣而其孫廣伯乃以其書屬余為序以予之淺陋使得掛名經端自託不朽豈不幸矣哉然承命以來于茲有年矣而不敢措筆於其間竊謂先生以宗工鉅儒世所師仰雖片言寸簡皆足以垂世傳後況其成書耶晚學後進妄以蕪辭坫綴之非惟不足以為重乃退之所謂言之適有累於高明也故絕意不敢為而廣伯之請益至乃勉為之書其後庶乎如古之附驥尾者後之覽者矜其意而勿誚焉可也

宋宏父讀春秋序　馬狀元

董仲舒有言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

道之大者也春秋經世之功如此其大且著學者盡身焉可也蓋天下之道二正與不正而已矣正與不正不得獨存則一予一奪胡可偏廢王通曰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賞罰法也人亡而法亡褒貶經也文成不刊雖百世一時爾故知春秋予奪之權直於王者之賞罰也孔子窮爲旅人而天下後世畏之若嚴君父者春秋之法存焉非特道爲可尊也左氏公羊氏穀梁氏各依經作傳義有殊趣參言可也折衷可也至於事有乖背違戾不可合如君氏尹氏者婦人與男子之異也如仲子者祖母與妾母之異也如子氏者妾與母妻之異也如此之類當如何以斷之且謂左氏者左丘明耶非乎以爲非則何所傳正以爲是則生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好惡與聖人同豈畔經而妄作乎竹書紀年與左傳符同竹書盡魏哀王之二十年左氏所載在魏哀之前而一家著說經秦火之後新以前者近者爲可信乎抑以後者遠者爲可信乎

公羊之傳閒沈子司馬子女子魯子高子北宮子而穀梁亦取尸子之言餘皆授於其師有不出於師授者則曰公羊子云然穀梁子云然是知二家出於傳聞而傳之非一豈若左氏授經於孔子見而知之見而知之其與傳聞而知之異矣今之學者依經攻事則必以左氏為據於左氏則可攻者幾希矣左氏經書孔丘卒在傳文之後二家經書孔子生在經文之外在傳經之後者魯史之文也雖存之以示終可也在經文之外者附益之語也經可益乎春秋聖人所筆削而謂聖人自記其生日乎經可損益則傳可知矣嗚呼春秋不可以不為而為春秋者常失於好辯好辯必好勝故其說紛然至於有礙不通則復出後說以補救之此學者之過也善乎莊周著書有曰齊物論者其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議者何存大義而知歸者也辯者何務辯別以立說者也莊生去孔子百歲而近其說如此使其生數百載之後其肯更興其辯乎噫者春秋之學最

殘缺蜀蜀之士人哀類衆說輯為百家春秋可謂富矣然說者愈多而學者益惑良可歎也宋劉公父作讀春秋十五篇於詩三傳之異義而折衷以簡易徑直之理其事則取左氏而疑者闕之於是讀者垣然乎胷中如觀白黑其知言之要與夫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貢之循闕於其他乎經且闕疑求於傳乎至於酌取所記以附後世之事跡而并論焉此又讀春秋之功也

洪慶善春秋本旨　　龍溪先生

六經言理所以啓天下之未然春秋言法所以正天下之已然啓未然者宜難明正已然者宜易見自春秋以來學者何其紛紛耶曰言理者若繫風捕影然深推而隨諸測淺之中人得以私見附會而迁就之曰聖人之道猶是雖辨者莫之能詰此所以誣經而欺世者歟然世與人言法者如操權衡待物差之毫釐其失立見故曰言春秋者雖然則聖人之心存不可求歟曰理與法相為表裏經之書人事出其中言春秋者以六經討之

其是非與奪所以闇而不明者在據之不精而爲眾說所敗耳故曰不深於六經未有能知春秋者也丹陽洪慶善少以通經術知名天資既高力學又至耆以忘年所得於六經者爲春秋本旨二十餘乃言後引古誼相發明卓然出於三傳之外雖仲尼復生吾知其不能易也一日出其書示余余爲之太息曰嗟乎聖人所以望於後世者豈崇空言而分章析句之謂哉漢儒以春秋專門者班班數十家其訓說至今者章布列公孫洪劉向父子數人而已非以其有益於世耶故當時朝廷決大疑斷大事未嘗不質之春秋而時君所以眷遇其臣者亦必令以春秋對蓋古人以經爲術者如此何必杜門治章蠹句閑異同而爲區區之言哉慶善之書其知此矣異時公卿卓犖雜封禪巡狩之儀問諸儒莫知其源有人焉紳正笏決大議於五藏之閒使在廷者嘗皆自以爲不可及者必慶善也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同前

六經惟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非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此聖人之所以作而為万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巡而成章者然其變卓乎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人有不可及之嘆哉不知其因何所授之五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彼當時或有異同不能復古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古未甚遠今其書不過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未嘗有一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暁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之經始不勝其煩好異者曰聖人之言質然幽深必有不可以近情求理度者遂畢思而力探之於是務棄常務求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當之歸乃至子可以公羊為非弟子可以師說為罪究其從哉然則春秋六

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來經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儁學而好之者亦不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究以學為也吾嘗以諸國繫年類列而獨見之聖人之意了然矣吾今見書書余未及授而先生去紹興八年公之子尚書壽淑春秋入侍頗勤于時欲覽先生之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意豈遠人哉由學者激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其見於書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哉一二而已則求聖人之意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概見矣

春秋紀詠序

洪忠宣公

董生有言有國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不知春秋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不知其權是則春秋

經世學者如衡當知也啖氏有言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著明如
日月三傳互失經旨後人不識宗本因傳迷經因疏迷注是則
春秋明義學者未易明也柳子厚言說春秋者百千其人矣眞
爲書疏則不棟宇出則汗牛馬窮老盡氣竟得而本晦則春秋
衆說與學者患其繁也僕幼好此書深求其意孜孜講肆星霜[illegible]
於賢與錄錄繹承久徒勞於仕路恥于坐隱困於貧餒孳孳殖荒
蕪詞源凱散念熙寧政和之際斯文具存暨靖康建炎之間茲
亂復設時雖用武主寬右文增置絳帳之貧振鼓青衿之志尚
慮聖經深秘傳訓異同淺或顯門蹊迷捷徑諸家解釋捃議紛
然肎欲刪其繁辭繹以成說俄鍾厄運若遭閔凶殘喘苟延宿
心遂負既出疆以結好爲盟寒復除館以繁留患難內蹣
跚度日荏苒於筆學習詵詵徒騷心而搦耳書空咄咄漫思陟岵
陽今倏過始衰之年方恥無聞之日畏召茲塊塊收歛聚揄景行
前人日戰古記經必究其褒貶未免闕疑傳須參考其依違亦寄志

例談淺疏觕略經史未通僅成一篇皆以四[illegible]恨典籍之甚少
惑聞見之無多聊效規瑱之端莫明筆削之意言關美刺底率
循於舊章依乏風騷雅頌盈於流俗盡貴耳賤目常人之情而
尊古卑今學者之病說詩聞禮謂高舉之啓予觀史脩經期後
世之知我將聖尚不悉愚謂何玄經之占楊雄劉子駿亦致
嘲詩史之窮杜甫用王昌齡輒敢求斑雖不自量遑恤不訪始欲
貽于佩觿何慚求於稽緯前識政字文公大名鏗鏘英管濁
彰易而作傳南紀宗師采舊史以立言北方著式繼聞後進之
詠亟辨先朝之誣與存訓名始將託於不朽斷疑傳信固可則
之无窮請俟他年別為集解

春秋講義序

東萊先生

學務切而思欲近吾夫子作春秋蓋以深切自命而傳經者亦
謂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君子將用力於切近之地盟是經
其何從其易者求宜讀於經矣浮僞說言反閱君子一其遠者既徑

之功也其愍者既往之罪也其國其爵其氏其名皆既往之陳迹也然且歷數古人之藏否而我無預焉不識所謂切近者果何等說者曰考夫子之褒貶者古而今耶生同世居同里榮悴休戚尚有秀觀乎眇漠然如不見者況用賞罰於塚中枯骨者今人何愛夫子之作經殆不如是也然則春秋所謂切近者豈無所在耶通古今爲一時合彼已爲一体前知後覺彼動此隨然後知吾夫子之筆削本非爲他人設尚有絲毫之蔽判然以爲二物矣經非疎我而我則疎經盡內訟我之未近不當妄疑經之遠也其始學者也切近用力之地何足以知之敢因諸君問遂焉

序

經史序二

古文孝經指解序

司馬溫公

聖人言則為經動則為法故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書之謂之孝經及傳授滋久章句遺舛孔氏之人畏其流蕩失眞故取其先世定本雜虞夏商周之書及論語藏諸壁中苟使人或知之則焚燬散失故雖子孫不以告也遭秦滅學天下之書掃地無遺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儒者相與傳之是為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當是之時今文之學已盛古文排根不得列於學官獨孔安國及後漢馬融為之傳諸儒黨同疾異信偽疑眞是以歷載累百而孤學沈厭人無知者隋開皇中秘書學生王逸於陳人處得之河間劉炫為之作稽疑一篇將以興墜起廢而時人已多譏笑之者

及唐明皇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於是諸儒爭難蜂起卒行鄭學及明皇自注遂用十八章爲定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挾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真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嗟乎真僞之明皎若日月而歷世爭論不能自伸其中異同不多然要爲得正此學者所當重惜也前世中孝經多者五十餘家少者亦不減十家今秘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其古文有經無傳學者或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夫聖人之經高深幽

遠固非一人所能獨了是以前世並存百家之說使明者擇焉所以歷異處重經術也正以愚雖不足以庶幾前人之旨隱闕望先聖之藩籬至於時有所見亦各言爾志之義是敢輒以鄙爲古文爲之指解其今文舊注有未盡者引而伸之其不合易而去之亦未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然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爲取中多也且不敢避狂僭之罪而庶幾於先王之道焉一有所伸焉

論語講義序　　前溪先生

孔子之述備見於經其言行見於論語周衰道微散亡聖人在下當年不能用而空文垂世更以後來出者皆非得已也聖人語默之間無非法言出處之際無非法行而論語所記記其可知者而已蓋受徒三千則聞見非一端歷國七十則與聞非一政今所記者皆中庸體方之事則其精微心術不見於書者蓋多矣然而言行之門於此有循焉夫言非一信也詩書易執禮則

在所雅言怪力亂神則在所不語行非一謹也毋苟無不可以之遊時或見或不見以之立已鄉黨宗廟其為言不同仁孝政事其為答各異從周也從先進也所從必有義往公山也往佛肸也所往必有命師也過商也不及求也退由也兼人此隨其資而裁之也君子哉蘧伯玉小人哉樊須此因其實而名之也恥與左丘明同而不為污行藏與顏淵合而不為潔進系須非和也拒孺悲非隘也時怒至於叩原壤時喜至於戲子游縱擴合散不常一體而皆一人之事也雖然託言而已所以言者其不能窮也記行而已所以行者其不能強也夫以曾參之賢所知者忠恕而一以貫之不與焉子貢之辯所聞者自文章而性與天道不與焉故曰論語所記記其可知者而子之非特此也雖群弟子之言行有足記者又出於其間則亦以至道存之同歸貫之書盡在是矣

古文孝經二十二章與尚書論語同出於孔氏壁中歷世諸儒疑眩莫能明故不列于學官今文十八章自唐明皇爲之注遂行於世二書雖大同而小異然得其真者古文也臣今竊以古爲據而申之以訓說雖不足以明先王之道庶幾有萬一之補焉元祐三年八月日謹上

論語序

龜山先生

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群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爲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途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典冊叢塞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

伯樂之論馬也以爲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絕塵弭轍者無遺矣余於是得爲文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空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余於是書冒色物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然有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余言其必□矣乎

□定國注論語序

淮海先生

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屢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謫爲黃州團練副使於是東武張公洛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坐辱善眉陽得其文以不告者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游斥海上皆意其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爲職矣而定國至海濱發司功勤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惟謹退則翻經著書或賦詩自娛非疾病變故不廢七年罷還京師閉門著書自以無狀坐縱先臣之故猶復列仕版不能慎事啓

於罪矣念無以自贖謹因職事之暇妄以見生成論語十卷未敢以聞准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樂院取書是未報而神宗棄天焉呼自熙寧初王氏父子以經術得幸刊其說於大學凡置博士試諸生皆以新書從事夫合者罷黜之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獻放逐之中蠶衣歛藏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而下取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以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也可信余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西以副本來屬余爲序顧余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蘊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爲如此又知神宗之尚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景迂先生論語講義序

箕山先生

學必論世不則必有師苟不以世而又不以師其說聊爲之自劉夫經与天地參而或有不得其傳者非經亡也不道信世所

負叛以己之意逆之聖人之言如此我則以為聖人豈為是淺哉言乎推之極於崇深措之大以不可測究為高故凡後之說經者皆非聖人之意也經之亡是果秦邪漢之諸儒則尚知尊信其所自非嗣其家承其師則不得在學官顧猶有張禹之徒果哉無所見託善言以侮吾春秋矣嗚呼今復何言惟十家則尚仍漢儒之舊也文元公之學其如源乎江漢而放為大川四傳而及子族伯父景迂先生則參合於海萃雖然道之不衛其亦以孫國朝司馬文正公溫復得其傳者也文正公自謂迂叟子族伯父平生所敬最故自稱曰景迂生覃思於易書詩春秋孝經論語皆為之傳而易之業則勤且久矣始本諸京房者十年已乃從楊賢寶而究邵堯夫之學者又三十年勤敦逆之以吾之意證諸子讀論其學發揮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是謂海聖人者吾不踐為云尔嘗為兗州武安令其時生者趙眼於勘文哉乃獨取論語與臣之諸生講說豈不以不自論語而觀諸

經則亦莫矣夫經之用而吾亦何以化民乎哉既老　欽宗用爲中書舍人且待太子講學則請先讀論語孝經而後孟子書所以尊聖人而不敢侮有以施於政視漢之儒林猶吏不相爲用而各自以爲傳者斯陋矣其文字則多猜諸古文石經其義則守吾家之學與夫先儒之所傳非止爲是武安諸生出也固嘗爲今文小傳十卷古論大傳五卷惜亡矣寧若近世時存師埶長矜奇尚異不適於用而務當其時無所自者耶予每念世之學者豈樂没溺於今之習而不自返於古然未有以告之歟景迂先生凡爲之傳者世既不得而見也茲見於斯講說其尚不返於古子不信焉

語解序　　南軒先生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爲弟爲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

過於敬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此爲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道學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

有精粗必由粗以及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違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某何足以明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摭論語說爲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洙泗言仁序

南軒先生

昔者夫子講道洙泗示人以求仁之方蓋仁者天地之心天地之心而存乎人所謂仁也人惟蔽於有己而不能以推失其所以爲人之道故學必貴於求仁也自孟子沒寥寥千有餘載間論語一書家藏人誦而真知其指歸者何人哉至本朝伊洛二程子始得其傳其論仁亦異乎秦漢以下諸儒之說矣學者所當盡心也某讀程子之書其間教門人取聖賢言仁處類聚以觀而體認之因裒魯論所載疏程子之說于下而推以己見題曰洙泗言仁與同志者共講焉嗟乎仁雖難言然聖人教人求

行具有本末譬如飲食乃能知味故先其言而後其傳所以為仁而難莫難於克己也學者要當立志尚友講論問辯於其所謂難者勉而勿舍及其久也私欲浸消天理益明則其所造將有不可勝窮者若不惟躬行實踐之務而懷漸進之心起速成之意徒欲以聰明揣度於語言求解則失其傳為患甚矣故愚願與同志者共講之庶幾不迷其大方焉

孟子序　　龜山先生

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知剛明之材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於身思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強威弱挾衆暴寡以謂久安之勢在此而已夫主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理也彼方恃強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勸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

其扞格而不足用也故轍環於齊梁魯宋之郊而道終不行亦
其勢然矣雖高譽天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
亦豈鮮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
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為功非小
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今其書具存其
要皆言行之迹而已君子之言行無所不在道肆諸筆舌以傳
後世皆所以明道也發諸身措諸用皆所以行道也世之學
者因言以求其理由行以觀其言則聖人之庭戶可漸而進矣
猗思之力行之古之好學者皆然而亦不肖之所望於諸君也
然聖言淵懿非淺識所知近誦所聞未知中否諸君其擇之反
以告焉是亦朋友之義也

孟子講義序　南軒先生

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
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

術而教之所以無窮也自非卓然先審乎義利胥瀆之判審思力行不舍晝夜其能真有得乎蓋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雖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之慕而後為利也此其流之甚者也凡處閨門父子夫婦以至朋友鄉黨之間起居語言之之際意之所向一涉於徇己自私是皆利也其事雖善而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念或萌乎中是亦利而已矣方肖省營營瞭遏不暇善端遏塞人偽日滋而欲適聖賢之門當以求自得豈非卻行以望及於前人乎縱使談高說妙不過涉獵臆度變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諸君果有意乎則請朝夕起居事事而察之覺吾有利之之意則願深思所以消弭之方學成後加不足乎精察覺吾利欲之多也慨然有志於義利之辯將自收過不暇矣由是而體認則良心發見豈不可識乎涵濡之久其趣將益深而所進不可量矣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

之事亦為人也曰義則求諸人者皆為己也為己者無所為而

然者也嗟夫義利之說大矣豈特學者之所當務為國家者而

不明乎是則足以召亂釁而啓禍源王者之所以建立邦本垂

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流毒後世以利故也

孟子生於戰國之世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

之大綱也其微辭奧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某者雖日佩膺而學

力未充何足以窺究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願深思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三

序

文集序二

呂獻可章奏集序　司馬溫公

歐陽觀文有言士斈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与宰相等坐于廟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立乎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諫官也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失職者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策書而昭明垂之万世而不泯誠哉是言也夫士之居其任果能不失職者亦鮮矣獻可爲臺諫官前後凡若干年遇黜者三皆以彈奏執政確切不已天子重傷大臣意不得已而黜之其直聲赫然振動天下自此百官之愆違政事之闕少苟与之同時無強弱大小知无不言言無不盡如獻可者於其職業可謂無所愧負矣古之人有死而不朽者如臧文仲既沒

其言是也然文仲之言傳於今者無幾蓋時人不能存錄遂使遺逸豈不惜哉其於獻可忝備僚友獻可平生造膝之言固不可得而聞今既沒其子由庚等捜求章奏遺本得二百餘篇其請而序之俾後之人察其言足以知獻可之心然則獻可身雖沒其心長存也嗚呼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於太中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至將相壽及胡耇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邪後之人得是書者宜覽其當官事君苟能效其一二斯君爲偉人矣

樂全先生文集序

東坡先生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尹説命相表裏非

秦漢以來以事君爲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吾見於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爲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又其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章非不敢直博也然至於臨大事辨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微而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由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天性至今躰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余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見於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見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

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国士今二十余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无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鞏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决槃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尽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与造物者游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凡為文若干卷若干首

范文正公文集序　同前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見則能誦習其文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為而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尽了則已私識

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
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為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
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于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
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
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為其季德孺
同僚于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為叙又十三年乃克
為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其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叙而傳然
不敢辭者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
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為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
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
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
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
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為先主策
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

口傳耳受嘗試為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今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元祐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南行集序　　同前

夫昔之為文者非能為之為工乃不能不為之為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少聞家君之論文以為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為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己亥之歲侍行

適楚舟中無事博弈飲酒非所以為閨門之歡而山川之秀美
風俗之朴陋賢人君子之遺跡與凡耳目之所接者雜然有觸
於中而發於咏歎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謂
之南行集將以識一時之事為他日之所尋繹且以為得於談
笑之間而非勉強所為之文也時十二月八日江陵驛書

六一居士集序　同前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
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
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
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
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
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
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
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

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為之余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眾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

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說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為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脩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王子立文集敘

潁濱先生

昔予既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悠而剛適秀而和子方從事南都二子從子學為文皆長於詩騷然務光之文悲哀憔悴咽有泣文過于孟東野感物傷已之思子每非之曰子有父母昆

弟之樂何苦為此務光終不能改也既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非之乎貽予自南都謫居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既與予同憂患至於涵泳圖史覉鶩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之故其間道益深焉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以予奉詔使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還濟南之三日以遺之告予為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歿於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駿慶曆中樞密使以厚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道夭理有不當然者况予之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歿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皆與君安舍始識予况予聘予聘皆賢之意王氏之遺邈其卒在遠之適遠君

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卷以示予予讀之
淋漓焉此文冠之庶幾侯裔能丕以昇之

公是先生文集後序

劉繪偕貢文

公是先生掇集七十五卷叙文字爲五種古詩集二十卷律詩
集十五卷諸五言七言歌行篇曲皆歸之詩內集二十卷諸議
論辯說傳記書序古賦四言文詞箴贊誄列銘誌行狀皆歸之
內集外集十五卷諸制誥章表奏疏啟議啟文覆論皆歸之外
集小集五卷諸律賦書啟皆歸之小集大凡若干命古今之文
人夥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精暢物理之有豐合衆美以爲己用
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偉奇異放
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荀韓管商慎墨屈原之
倫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
之統貫誠明之本者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偽雖至于六經可折
衷也極帝王之治奏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

物之士所以貴乎與聖人而得其道言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
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
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收育賦
予彫刻衆形萌牙夫條理有不備是之謂神故古今之士智有
所不同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
此不善於彼由其氣形而仁狹也烏乎先生可謂備矣傳曰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孰有知之者哉言可知也先生爲
常存也是故有志乎文者討其道貫穿諸子者觀其辭澀用當
世者尚其辭業不有無計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護武象之天
覆地載也雖而聽之若琴瑟磬管之疾奏韰深要妙歸於平心
氣感神明而已矣先生論春秋易象七經說弟子記及雜集中
其別錄六

東宮錫燕集序

上之元祐二年秋九月壬戌御邇英閣召侍臣講讀書畢甲子

賜讌于東宮命宰臣主之執政及講讀起居之官預焉還中使勸侑命卒飲所以寵勞甚厚中讌又遣中使賜御書唐人詩各二首凡十有三人拜賜于庭捧觀皆驚歎喜抃大師彥博以疾不赴遣中使就第賜之翌日彥博以下上表謝講讀起居之官又進詩以謝於是裒而輯之目其拜手稽首言曰伏犧氏觀河圖畫八卦始為書以紀萬事昭明天下聖人務焉洪惟祖宗皆好筆札皇帝生知天縱典學日新繼文守成克篤前烈聖作神契得之自然而嗣位以來群臣未嘗獲覩真迹今茲儒臣首被此路非夫稽古好學研精儲賜不承列聖之顯謨奉若文母之懿訓則何以躬勤翰墨假寵儒臣如此其至乎其所輯題曰東宮錫宴真字賚書俾有司掌之以為故事既又各藏其副以傳之子孫元祐二年九月日臣某謹序

故蹟遺文序　　王深父

傳古者莫壽於竹帛而世以金石為最壽者蓋於迹也彼徒見

其剛堅之質大書而顧刻之安於屋壁山岩之中藏穩復遮諱國有官守家有子孫外物莫能害其際而傷則以爲傳於万世不朽矣然而存於今者六經百氏之文皆竹帛所載而其被於今石特以爲最壽者其存无幾往往復断剥缺乱非反質於竹帛所載六經百氏之文則不可得而讀其不載於竹帛而名迹遂因而泯没者可勝道哉其官守子孫今誰國而誰家也由此觀之盖未有能甚久而全者夫金石誠壽者而人力不足以保於其外竹帛之壽固不如金石人知其不可恃也然衆傳而廣之衆傳而廣之然後万世猶今日也則金石之壽尚可以較其短長哉予嘗閱古鍾鼎碑碣之文以證諸史及它傳記其褒頌功德雖不盡信而於年月名氏山川風俗與其一時之文采制度有得其詳而史傳追述乃其概耳惜乎曩所聞者今已磨滅殆盡而今所見者後數百年不知又磨滅幾何也故采其宗可讀者首尾編之因以吾說爲序序曰故蹟遺文夫古之文以竹帛

傳既壽於金石矣而今之文以帋傳又便於竹帛便則傳之者益衆而此書之壽其可究哉將不知後之人能不以吾說爲僭否

圭峰集序

淨休居士

金石之奏有遺音振蘭之奧有餘味君子之言幾不若是乎立乎百年之前人或知之則誦播遠聞貴踰金玉傳乎百年之後人不知之則爲陳編爲蠧簡堆積於塵土間又何足恠此閩中郡鞏有段延齡若始見於皇祐嘉祐間其與駒宗旅爲文法歐陽永叔氣格範模似是深切好事者有所不能辨多見於僧居官舍衣冠士人之間故已有不同時之嘆一日有邑人段璲者袖書登門乃延齡之孫其說大略述其祖之平生又出圭峯集請余爲序將冠其編首始得返復而肆覩之則凡詩賦贊銘書記特務撥四十卷其言汪洋浩博從容瀏亮歛而畜之不可測其深波而放之不可窮其遠若春夏之敷華秋冬之閉藏時亦有頓挫排蕩翻衝冠不平之氣大抵濫觴唐人之菁華集而爲己

原兼長於時用如財用邊說皆中今時之利病其求亦出於不官下士奔走州縣盡得事機之實擴使早游屬貴高談廊廟則焉能至此哉非特嘯詠風月留連光景之言也然位不出縣附壽止中年既惜官之不達又惜其不試余嘗患文者空言而拙行事漢之諸儒若董仲舒賈誼皆一時之冠仲舒專經術賈誼諳世務誼所陳之策當時大臣指以為疎闊歷千七百年今實行其事寡其利若合符契然中間非無緻緻之才譊譊之口與焉虛說而感世者良有間矣唐末有劉蛻者勵志為文非齊飛故除未發遺稿多至十數萬言歎世人之莫我知藏之櫝中埋之地下號曰文冢今段君之文幸未在土中又不傳於世人胡不鋟梓以比山之鐵以待後人之知者哉君有子曰勺若孫遂皆能文有父祖之風故序其事以授之云大觀三年七月初吉浮休居士序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五

序

文集序三

張公文集後序　三　　芸閣先生

在祥符天禧間以辭學文官爲一時名流者有集賢士給事中張公博聞強識爲寶忠亮歷書館備史官者二十年方是時天子巡狩四方尊禮儒學其登延訪問賡載歌詠未始不在從官之先凡典籍謬訛儀章未講多識舊聞折衷惟允學士大夫有考必稽焉公之没遺藁藏于其家而未傳也元豐二年春公之曾孫伯子華以遺文二十卷屬其所識呂大臨而告之曰昔者吾諸父亟罹閔凶僑寓于關中不克歸惟是吾曾祖集賢之緒言蓋未之聞也嘗累訪之東都諸族父之所獲熙寧末叔父崇文君被召還館始得其書于從祖父殿直君之家於是公没五十年矣竊將散亡而不傳而從祖父獨能存其完書又不幸崇

文不得不克叙故葬謚藏以須惟恐失墜從祖父重有命將傳于時昇求文以叙惟于言之毋鋪大臨亟謝不能而不得也爲竊思君子之事其先其祭也必齊其齋也必思其居處笑語之常志意嗜樂之異未始斯須或忘于心况如公之文章一出於德意不爲夸淫浮靡之辭其指説之要厚人倫樂循理仁民物亹亹好善有古君子長者之言豈特笑語嗜樂之比乎記稱君子論譔先祖之美以有善不知爲不明知而弗傳爲不仁則是書也固在於可傳又嘗聞之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惟仁人孝子達孝子之心則等而上之雖至于祖亦不忍加親之重是以繼親之志述親之事其祖而不改親之故焉斯道也先王未之有行而武王周公實行之故君子謂之達孝嗚文之於集賢行斯心者也嗣其業訪其書雖終身而弗措今伯子也又不替諸父之志述而藏之則達孝之心爲有繼而斯文之傳益不疑於君子矣公諱復字元易崇文諱載與真宗咸皆公

楊侍郎呂大臨序

王定國文集序　　豫章先生

元城王定國瀟落有遠韻于器度識等裏自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栗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葛衍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定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崎嶇嶺海去國万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為言憐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為俗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焉已弭万里矣观觀者以為定国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為序見之定國名鞏文正公之孫懿公之子癸亥八月壬辰序

小山集序　　同前

晏叔原臨淄公之暮子也磊隗權奇疏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以小謹望之遂陸沉於下位平生潛心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勃窣猶獲罪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爲有臨淄之風耳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絕人愛叔原者皆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躰不肯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其欺己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此至其樂府可謂狹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

勸淫於我法中當下犂舌之獄特未見叔原之作耶雖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鄒公侍郎奏議序　　龜山先生

道鄉鄒公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於時其爲人也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望之睟然見於顏面不問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其遇事接物循循然而堅挺之姿如精金良玉不可磨磷元符中用侍臣之薦擢居諫垣從人望也是時哲宗皇帝厲精求治用賢如不及一見即以公輔期之嘉言入告無不從者適中宮虛位之久大臣欲自結於嬖暱之私爲保位之謀迎意媚合不以正公力言之以爲公議不允忤上旨遂謫之徙惡其害己相與協力擠之於沓窮之中又下石焉皆是也公之章留中不下乃爲

爲之加以詆誣不實之語如取他人之子而殺其母之類流布中外欲天下聞之真若有罪者其爲謀深矣雖有端人正士無敢爲公辨明者公既以迨今二十餘年昔之故朋凋喪略盡而正論行焉眞僞是非始有在矣紹興三年其子柄集公之奏議一編屬余爲敘余於公非一朝燕游之好也知公爲尤詳其事之本末皆余所親聞見者故詳著之以昭示來世庶乎使小人知君子之爲善終不可誣也公之將亡余適還自京師聞公疾亟未及弛擔即馳往見之見其苶然僅存余息然語不及私猶以國事爲問蓋其平生以天下之重爲己任至死絕而不忘也每念及之愴然不能[illegible]嗚呼世道相喪久矣不復有斯人也

四明尊堯集序　陳了翁

且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日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

其所以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曲學不隨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窮其人黜曲學則焚其書是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皆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臣迺以安石比之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䟽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於九年而已矣初任後弃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迺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於此時猶蔽於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性命之理其有易此乎臣伏見治平年中安石嘗道之言曰道隆而德駿者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爲賓主

自安石唱此說以來幾五十年矣國是之淵源蓋兆於此臣聞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則不可改也天子南面公侯北面其可改乎今安石性命之理迺有北面之禮焉夫天子北面以事其臣則人臣南面以當其禮臣於性命之理安得而不疑也傳曰君之所以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祭主則弗臣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師雖北面則是弗臣之禮也豈有天子而可使北面者乎漢顯宗之於桓榮所以尊之者可謂至矣而所施之禮不過坐東嚮而已迺以君而朝臣以父而拜子則是齊東野人之語廢嚴父之教以此為教豈不亂名分乎亂名分之教豈可學乎臣既誤學其教豈可以不悔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臣於既往之誤豈敢祇悔而不改乎臣昔以安石為神考之師是臣重安石而輕神考也昔臣以安石比伊尹之聖是臣戴安石而誣陛下也臣為陛下耳目之官而妄進輕誣之言臣之罪惡如丘山矣臣若不洗心自新痛絕王氏則何以明臣改而已矣

莊周曰明此以南鄉堯之爲君也明此而北面舜之爲臣也莊周之道虛誕無實不可以治天下然於名分之際不敢不嚴也飛蜂走蟻猶識上下豈可以人臣自聖而至於缺名分哉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安石北面之言可以謂之順乎崇此不順之教則所述熙豐之事何日而成乎廢大法而立私門啓攘奪而生後變可謂寒心孰大於此臣請序而言之昔紹聖史官蔡卞專用王安石日録以修神考實録薄神考而厚安石尊私史而壓宗廟臣自居諫省請改裕陵實録又在都司進日録猶當是之時臣於日録未見全帙知其爲私史而已未知其爲增史也自去歸以來尋訪此書偶得全編遂獲周覽竊身雖遠不廢討論路過長沙曾留轉藏之語待盡合浦又著垂絕之文考証詆誣譏玩之言見蔡卞僞增之意尚謂安石遐録皆可憑據十之所增迺有詆僞當是之時臣於日録考之未熟知其爲增史而已未知其爲悖史也盡由臣智識昏鈍覺悟不

旦追思譔次皇考盛美至合浦舊述語乖正理隨俗妄談脫輕神
考又誣陛下若它時後日陛下以此怒臣臣將何以自救敢不
悔乎敢不悔乎日錄云卿朕師臣也迺安石矯造之言又云督
責朕有為豈神考親教之訓既託訓以自譽又託訓以輕君輕
君則訕侮譏薄欲弄名分自譽則驕蹇陵犯前無祖宗其誣實
聊舉一二日錄云朕自覺材極凡庸恐不足與有為恐古之賢
君皆須天資英邁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朕頑鄙初未有知
自卿在翰林始得聞道德之說心稍開悟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
云卿初任講筵勸朕以講學為先朕意未知以此急此非託訓
以輕君乎又云卿莫只是為在位久度朕終不足與有為故欲
去此非託訓以輕君乎又云所以為君臣者形而已矣形故不足
累卿此非託訓以輕君乎訕侮譏薄欲弄名分可以略見於此
矣日錄又云王安石造理深能見得衆人所不能見此託訓以
自譽也又云如安石不是智識高遠精密不易抵當流俗天生

明儉之才可以庇覆生民此託訓以自譽也又云御無利欲照
適莫非獨朕知御人亦盡知君餘人則安可保此託訓以自譽
也又云御才德過於人望朕知御了天下事有餘此託訓以自
譽也又云朕用御宜與祖宗時宰相一般此託訓以自譽也驕蹇
陵犯前無祖宗可以略見於此矣聖主以孝先為孝群臣以承
上為忠明知其誣誰敢蠹實則可以鉗塞衆口可以熒惑聖聰
雖狡胥之術莫工於此始則留身乞批以脅制於同列終則著書
矯訓以傳述於後人誣脅自鄉何足纏道上干君父可不辨乎
自到闕以來至為參政之始不錄經筵之奏但書七對之遊
併載神考降問之咨詢無一問仰及於三代言神考但慕魏晉
謂厥身不異皋伊仍於供職之初辰首論理財之不可恐富利
而攘俗陳孟子之恥言凡它人極論之辭掠為己說彼所獻管
商之術歸過先猷書神考之謙辭則曰以朕比文王豈不為天
下後世笑論太祖之征伐則曰江南李氏何嘗理曲恣撞悖踳

之筆盡假托熙考之詞矯誣上天斡甚於此祖宗之威靈如在
聖主之繼述日新若不辨詆訓之誣何以解在天之怒而況詆
訓之外肆誣尤多神考小心慎微彼則曰好察細務神考畏天
省事彼則曰畏慎過當神考欲除苛細之法彼則曰元首叢脞
神考欲寬疑似之獄彼則曰陛下含糊神考財貌勳賢彼則曰
含容姦慝神考喜納忠直彼則曰不懲小人又謂姦罔之徒陛
下不能誅殺否以應良於元濟責神考爲憲宗謂不可以罷其當
必勝而後已神考守祖宗不殺之戒以天地好生爲心厭棄其
言者積浸潤先遂鄧綰以出安石至熙寧之末而安石前日之
所悠者復見收矣至於元豐之末司馬光等前日之所言者復
見思矣天下苟未遭神考未命但務圖己之私以專紹安石爲心
以恣行誅殺爲事請于哲宗而哲宗不許請于陛下而陛下拒
之人心歸仁天助有德遂使姦謀內潰逆黨自彰陛下既不敢忘
淦陵人亦不復聖安石悔從王氏豈獨吕哉朝廷攬御協心宜

上庠序義理士所同然科舉藝能孰肯遽陳其所蘊有用之士亦將先忍而後爲變王氏誣君之習合春秋尊元之義濟濟多士何患無人又况安石所施其事既往若不自述於文字後人安知其用心著爲此書夫使之也然安石著書之意豈是便欲施行卜所安排非無次序自謂舉無遺策何乃急於流傳宣示遠近不太速乎然則流傳之速天促之也天之右序我宋而不助王氏亦可知也如臣昔者妄推安石謂之聖人如視蟻垤以爲泰山如指蹄涔以爲大海易言無責鬼得而誅駟不可追噬舌何補聖人人倫之至也傲上亂倫豈聖人乎聖人百世之師也教人誣僞豈聖人乎孔子集大成者也尚以不居爲謙光武有天下者也猶下禁言之詔豈可身處北面人臣之位而甘受子雱驕僭之名乎雱爲安石畫像贊曰列聖垂教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蔡卞書之大刻于石與雱所撰諸書經義並行于世臣昔以答義雖舉新字談經方務趨時何敢立異改過

自新請自今始於是取安石日錄編類其語得六十五段總爲八門一曰聖訓二曰論道三曰獻替四曰理財五曰邊防六曰論兵七曰處己八曰寓言事爲之論又於逐門撮而論之凡爲論四十有九篇合三門爲一卷并序一卷共爲五卷自以憂患之餘精力困耗披文索義十不得一加以海隅窮陋人無賜書神宗御集無由恭閱又日錄矯誣與御批日曆時政記抵捂同異無文可考欲校不得但專據私書略分真偽雖不能盡究底蘊亦可以覘其大槩矣凡臣之所論以紹述宗廟爲本以推明聖訓爲先蓋所述在彼則宗廟不尊誣語未判則真訓不白何以光揚神考有爲之心何以將順陛下述事之志凡今之士學古入官身雖未試於朝廷心亦不忘於畎畝戴天履地寧忍同詆曰拙心勞徒唱尔偽犯古今之公議極典籍之所非陰恭竊言頗遵格訓安石欲置四輔神考以爲不可神考欲建都省安石以爲不然今則四輔成矣都省毀矣道路爲之流涕聖王能

不痛心人皆獨罪於二京安知其說發於蔡卞至於宿衛之法亦敢
更張變亂舊規創立三衛用私史包藏之計據新經穿鑿之文
以畏僤不改爲非以果斷變易爲是按書定計以使其凡嘗面
贊成退而竊喜京且由之而不悟他人豈測其用心事過而顯
蹤跡乃露齊咨痛恨雖悔何追在私家何况倫論於國事豈宜
如此謂塘濼未必有補可以決水爲田謂河北要省民兵可以
減州爲縣至於言江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論民兵將領則曰
選拔豪傑西海本是一家何爲分彼分此大法無過宿衛安得
率尒動搖昇舊圖新破意安在昔元祐更張之始方安石身沒
之初衆皆獨罪於惠卿或以安石爲朴野優加贈典欲鎮浮薄
司馬公簡尺具存呂惠卿責詞猶在深懲在列曲恕元台凡同
時議論之臣無一人指黙安石往往言章疑似或干裕陵致卞
以闚伺爲心包藏而待潤色誣史增汚忠賢凡愠懟留希之言
与慈罵惠卿之語例皆刊削意在牢籠欲使共述私書將以濟

其大欲布等在其術內下計無一不行良由議臣之初切不稽其弊若安卑崇名分何至橫流司馬光誤國之罪可勝言哉臣聞熙寧之初論安石之罪而中其肺肝之隱者呂誨一人而已矣熙寧之末論安石之罪而中肺肝之隱者呂惠卿一人而已矣呂誨之言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外視朴野中藏巧詐驕蹇傲上陰賊害物呂惠卿之言曰安石盡弃素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為奇術以至譖愬脅持蔽賢黨奸移怒行很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為此也謀身如此以之謀國必無遂圖而陛下既以不可少而安之臣固未易言也又曰陛下平日以何如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窮奇乃至於此又曰君臣始終豈可為安石而廢哉又曰臣之所論皆中其肺肝之隱臣某竊謂元祐皆依於呂誨之言則譽之太過於惠卿之言則毀之太過此二臣者趣向雖異至

於論安石之罪献思於神考則其言一也豈可専與呂誨而偏毀呂惠卿乎偏毀惠卿此王氏所以益熾也元祐之偏可不鑒哉臣竊以天下譬如一舟舟平則安舟偏則危臣之以言取禍切緣此語然臣自視此語猶野人之視芹也切於愛君又欲貢献前日之欲殺臣者必益嗔矣然臣之肝膽本是報國之物臣若愛吝此物則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矣陛下不得聞安石之罪則人臣之利矣成在今為我宋之臣豈可以不思乎迺者夫子幸學拜謁宣尼本朝故臣坐而不立臨此逆像下習之也赫臣縱逆而荐褻禮官舉禮而行謟借自內始遂于四方方國寒心外夷非笑驚異夷狄裁籍所无復加於冠何以示訓自有中國以來五品不遜未有如此然則覩此一像而八十卷之大䂓可以未讀而知矣蔡氏鄧氏蔣氏皆塑安石之像祠于家廟朝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蔡拜安石而頌之曰聖矣聖矣國學風化之首也豈三家之家廟乎臣故曰廢大法而立私門哲

擾奪而生後患可爲寒心莫大於此尊主愛國之士孰敢以
此爲是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極天下之所非而可以謂之國
是哉嗚呼講先王之道而以亂百姓爲先論周公之功而以僭
天子爲禮弗民歲久蠹國日深僭語爲胎遂產逆像以非爲是
能度日移廢道任情今甚於昔昔初立國是使悖行之悖既寬
遂移是於布布又寬遂移是於京三是皆緣於下謂三罪同歸乎
誤國然則果國是乎果下是乎若以下是爲是則操心頗僻賊
性甚回如鄧綰者不當逐也若以下是爲是則以逐姦必敗之
語詆誣神考如常立者不當竄也神考逐綰可以見悔用安石
之心哲宗竄立可以見斥絕安石之意兩朝威斷天下皆以爲
至明陛下光揚亦以去下爲先務掃除舊職允協人心亦遲日
新上合天意樂於將順搢紳所同募開驅誠各恨疎遠彼元祐
元符之籍雖漸縱弛而人未見用應詔上書之罪雖已釋放而
士猶沮辱沮辱者不可復問未用者自當還職其餘雖在勘嫌

或非言路明哲之士又務保身縱有強諫之流且无私史之隙雖臣因論私史禍隙至深得存餘命今由燬斷臣之所以報聖恩者敢不勉乎兼臣年老病多決知殘世難久与其賫志於歿後寧若取義於生前義在殺身志惟尊主故以臣所著日錄論名之曰四明尊堯集云

王平甫文集後序　　後山居士

歐陽永叔謂梅聖俞曰世謂詩能窮人非詩之窮窮則工也聖俞以詩名家仕不前人年不後人可謂窮矣其同時有王平甫臨川人也年過四十始名薦書群下士歷年未幾復解章綬歸田里其窮甚矣而文義蔚然又能於詩惟其窮愈甚故其得愈多信所謂人窮而後工也雖然天之命物用而不全實者不華淵者不陵物之不全物之理也盡天下之美則於貴富不得兼而有也詩之窮人又可信矣方平甫之時其志抑而不伸其才積而不發其号位勢力不足動人而人聞其聲家有其書旁行

於一時而下達於千世雖其怨敵不敢議也則詩能達人矣未見其窮也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而已平甫孝悌于家信于友勇於義而好仁不特文之可傳也何使平甫用力于世薦數其詩於郊廟施典策於朝廷而事負其言後戾其前則并其可傳而兼之平生之幸可謂勤矣天下之譽可謂盛矣一朝而失之豈不哀哉南豐先生既叙其文以語學者先生之没彭城陳師道因而伸之以通于世誠愚不敏其能使人後其所利而隆其所棄者耶因先生之言以致其志又以自勵云爾

歐陽公別集後序　　毋溪先生

蜀人梅摯公儀爲滑州得殘稿數紙文義粲然而不知其所自以類訪之得於人者又數十紙問諸所自亦莫知其歸以質於公公曰此我通判滑州時因寄書偶至於盈紙不意流落猶在也文章猶日月之在天莫不冒其照臨在地則猶水火也万物必資以給其可一日而無邪故其隨得隨散天地不能蔽匿而

在在處處必為神物護持公嘗語人曰筆硏我輩假以寓其亂凡有所觸當隨其所命意細繹展轉而見於筆下不獨學書易而可以增益其所未到處久之斯可樂也蓋公之自樂者如此故每見於翰墨者抑揚頓挫可以爲學者師法信所謂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也汝陰王樂道與其子性之皆傳標[illegible]畢肖未嘗釋卷得公家集所不載者集爲二十卷余幸得而觀之遂以嘗聞又所誦公之言以記于後亦足以告夫學者而爲之勸也政和四年三月十二日趙郡李之儀書

二江先生文集序

錦屏先生

二江先生者宋公承之也宋氏簪芴蟬聯爲蜀著姓成都屬邑曰雙流者先生所居也左思賦曰帶二江之雙流故士人以二江先生呼之先生天才絕人結髮稱奇童比遊場屋則隽譽日出過人一時輩流望其鋒却避不敢前聞先生充舉首則曰允當無異詞既登仕牒州縣上官欲豔其名爭薦以事有盤錯

肯紫處貴先生為吏之為快稍官達則執事府辦常兼數職囊印壓右則然人惘其賢勞而先生撥遺暇豫未嘗廢觴編筆研吟諷度日常曰世間樂孰與此樂吾將終身焉當元祐六年先生為南省郎須以晚輩始預賓客之末逮須從事泰亭而先生府節亦泰於是益獲從長者游以信宿不見為間闊樽酒從容每聞先生片言隻句如窺豹一斑嘗鼎一臠固願觀觀飫聞而不可得但知舉擘策以驚詫未聞者今先生沒二十有七年矣始見先生文集玩味尋思欲罷不能蓋嘗展卷而論之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孟子之言固自有謂然為文者何獨不然先生博學而精擇者也其學之博猶採薪者之見一芥掇之見青葱拔之故於書無所不讀諸子雜說或出入於聖域者猶莫有得於方一其擇之精猶齊王之食雞唯食其蹠須數十雞而後足其所蘊蓄涵釀汪汪乎如殆不鼓不已故下筆輒不休蟹端取沓落紙者皆可詠

詠成文非鉤章棘句軋軋若抽而後為文也有本者如是豈虛語哉若夫稽往古之是非究當時之利病上以維補於庭議下以斟酌於風謠此先生之文見於忠義慷慨可以經濟天下也探討六藝折諸聖人敷繹微言訂正異端此先生之文見於祖述憲章可以維持吾道者也輸寫胸抱形摹物象校量輕於錙銖擬宮羽於清濁此先生應時之文以靡麗為工者也訓誥深嚴字畫奇偉與商周之盤誥追堯舜之碑碣此先生尚古之文以簡教為法者也至於纖奕之間稗象小說考覈摭拾附益談叢此又文之餘事也淵淵其深渾渾其醇舒徐衍溢而不流激昂蹈厲而不好遠之則有稽近之則不誣嗚呼其文之雄乎自昔論文者莫奇於陸士衡士衡之說曰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後之論文者無以加此觀先生之文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曾裴延翰有言文章與政通風俗以文移再味此語則益知文之有用於世自非小補而先生之文祇藏于家第為子孫實

以閲書而不克大流布于時此平日士論之所惜者今既成表可以傳諸無窮故輒叙其梗槩庶知音者得以覧其詳焉凡歌行詩賦時議經義論策表啓書序銘誌及雜述總若干首第爲六十卷皆先生之子宏父手自編次宏父博達豪邁克嗣家風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後之人欲知先生父子之懿當以是觀之先生之捐館舍也消嘗爲其行狀以告諸誌墓者故先生之世系官爵與其平生出處皆載於墓誌副以碑表謚議槩然可攷附于文集之後此不復書

畢西臺學士文集序

澗上文人

恬之外祖父阮公識歐陽文忠公少時嘗請於公曰願相從學爲文竟公將何以教之文忠公曰但當讀書讀書既博自能爲文矣恬得聞此言時尚幼未知其解也于後得唐李文公集觀之文公之言曰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矣恬常誦二公之言顛居林野未見其人也

獨以親故時得見于西臺李士舉入公觀公自少積文至不厭有名
于時既登第猶日課誦書人曰何以誦爲公曰書非成誦不能
待久不忘也內相錢嘷公山東遂爲山東文士之表歸遊許
洛范丞相諸公歲奏多成於公于世以爲法其後天子延天下
文學之士十三人試之玉堂公以高文大策爲翰林學士蘇公
所奇擢爲第一於是天下服蘇公之英鑒以爲得宜蘇公則舉
公自代謂公學貫經史才通世務文章精麗議論有餘朝廷用
公自此始矣公官太常論列太皇太后受冊當避正殿章去故
事皇太妃儀制當遵禮經斷諸邪說二章文義粲然朝廷皆嘉
納之遂代宰相草宣仁聖烈皇后哀冊文其詞典麗編之史冊
無愧退居汝洛天下之欲論譔其先世德業者繼踵公門自遠
方至公多謝不干聞有得所請而歸者公文既出讀者皆聳然
俯顙頷首舉以謂公之品目皆核實當法析毫破鏑乃相與刻
金石信乃世嗚呼公始工文字已而六經群史百家衆技朝廷故

車群臣奏牘文士撰述問論所作無不貫穿而通透也其間語法之妙制作之躰皆得其要蓋自盛壯以來文辭益富流行四方至于大耋益老而深垂憲不衰巍巍如山岳浩浩如江漢求皆仰其高臨其深莫知其積于拳若列于濫觴也況能究其江言用意之法此物引事之躰乎此豈可爲少年淺學者道也由公觀之所謂文者非有淵源根柢不能爲也則知向者二公之言其旨深遠矣建炎元年恬自梁如揚二年遇公之季子文拯于襄州穀城知世業之不墜遂自揚走宜興及兵興三年至龍康文奔走至于明州海隅山中四年夏自海隅水陸數千里走湖南桂陽監而文拯以西道擾攘肆于郴州五年正月走其姪以儀抵桂陽求爲公集序且曰先兄篡次成先公文集頃爲兵火焚蕩文拯乃悉力求訪文稿成集凡若干卷若干篇以類相從矣恬得要大湖上歷三年未愈秋上尽書義不得辭乃勉序其事以告後學

序

文集序四

張禝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爲世國矜式暨戰國諸侯並爭而魯爲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盖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乎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不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搢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乱人思復常故士貴盖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金鄉故隸兖兖魯地五百里而故張公盖金鄉人公以

太平興國二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晉州蓋太祖皇帝初收魯郡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爲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爲稱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留首來歸適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爲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傳聞未足以知公蓋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公爲太宗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弥月慨乎直諒多聞之益如鑿石如穀米非無因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公不究其用去至其他詩文章清麗有唐中葉以來五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侯鄙田里村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州元之爲多黃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興陵爲學士與俊稱其獨步天下者皆以直諫斥久不召召旦大用復諫不悔卒復斥

竟不大用死黃州黃州於一時流輩少許可獨畏公常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之既以獨醉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為戒文雖詳其請未作也而大方歿矣踵門請不衰至載石齎文因甥張宗範以言辛有聞以書補之平生戲笑為文字自不欲留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孫大方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敘序之公諱翥字德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泰州耻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未示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錄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文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海陵集序　　同前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吾魯衛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

之至今想見其爲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志事業尊君庇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詩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暮楚不耻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詩始專爲賢雄李虛張驟者爲辭雖義選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爲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可存也可亡也故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樸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者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彫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脩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嗜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訾而得禍猶

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艱益而覬爲之文自是難而好之滋不悔又友賢乎海陵焦盍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平苦刻象呻吟姿氏者有年不幸其無然之音與晉賢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望位甫業行以落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爲是閉關絃歌殊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爲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攬得推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楚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名哉獨爲人之所不爲者而非有求於世視移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爲戒君字猶之与構之故人張芸叟張文潛陳伯修皆厚云

高常侍文集序　　王壹臺先生

唐高常侍有詩名嘗爲彭州刺史今大守趙公哀其詩文二百四十篇釐爲十卷刻之板謹按唐史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仕至左散騎常侍與李白杜甫同時天人者嘗客遊梁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李杜文章光焰冠絕一時而適與甫
唱酬見甫詩集中其詩不論可知竊意三人者皆英偉曠達有
經濟才略不獨以文章自名也遭世方亂白一見明皇帝不為
親近所容乃浮遊四方甫為諫官言事忤旨流落以死獨適稍
顯蓋亦落落難合故功名不見於世史論白不過曰尋縱橫擊
劍為俠而已甫則曰好論天下事高而不切至適則曰談王霸衮
衮不厭而言得其術蓋未深知此三人者也初適天寶中河西
節度使哥舒翰表為掌書記甫送之詩云請公問主將何以窮
荒為此姚宋聞人也白知郭子儀之為人併適策永王必敗其
前識遠慮如此使之得志功名豈少哉趙公名子淵字孝清善
屬文詩尤清麗有江左唐人之風而仕亦不遇其為彭州與適
相望三百餘年乃廣其詩文而傳之將追適而與之友則亦適
徒也予故備識之云靖康元年四月十七日眉山王賞序

固窮先生

道不在名亦不在利非惡於名與利也爲其一累於名利則且將役於物而喪其所守以至於犯非義是以君子之與人必觀其能窮而人之所以志於孝者必在乎能處窮非窮能得道也蓋將窮而學學而不至於犯非義此道之所以得也夫有所不爲然後能固窮能固窮然後能外名利而志於孝是以七十子之徒仲足獨稱顏回而回也屢空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原憲[illegible]然處窮閭之下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一言之失則終身愧恥若子貢亦可謂詩矣然世之語學者不與子貢而與回原憲是惡乎名與利也後之窮而能學學而以文名者莫如董仲舒司馬遷劉向韓愈考其言以觀所行無一不合於義者非獨文辭之工也然仲舒困於忌馬遷困於刑劉向困於讒韓愈困於逐四人者皆不以貧賤易其志困窮而改其操者也故讀其文得其爲人唐之士以文取高位而貴顯於時如蘇味道沈佺期宋之問柳子厚之徒不可勝數然不役於道而

役於富貴故務得而不務孝能進而不能退其文雖存於世而孝者以其人故莫之貴尚是豈有惡於彼哉夫人之為文所以名言而言所以行其志志在於孝則其文理志在於利則其文浮此其得失較然可見而不可誣者也世之浮淺之士急於功名富貴之途而重有飢寒凍餒之患辱身蒙垢以求媚於世何哉余少而孝長而仕非能志名利者也亦非窮而恐乎不窮者也蓋將窮而仕仕而學以期於不犯義故集其所得為文而名之曰困窮且以見其志亦政和改元七月十日丹山彭後民序

蘇魏公文集序　龍溪先生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乎其人也若夫善立言者不然文雖因由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尚矣梁齊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揚子之書數万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而雅閎

而深若無以異乎秦漢之文也至其推性命之說義天人之微辨然一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當時所謂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牆殆冠屨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於是大丞相魏國蘇公出焉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終始其見於文者豈以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其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詳而卒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與夫天下榮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曆方技之書無不採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澆浮而已偷薄為軻雄之書百世

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者所能髣髴也公元豐中受詔爲[illegible]吏曾編撰書成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於其書信然則公之它文可知矣公沒四十年公之子雍始克輯公遺文得制誥若干表章疏銘雜說若干使其尚觀焉其亦誦公文以丕擬拜公爲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于蘇氏

張文潛集序　同前

右文潛詩一百六十有四序記論誌文贊等文一百八十有四第爲三十卷余嘗患世傳文潛詩文人人殊自居毗陵因得從士大夫借其所藏聚而校之去其重複定爲此書皆可以繕寫文潛名耒譙郡人仕至起居舍人嘗爲宣潤汝潁兗五州太守又嘗謫居黃州復州最後居陳以歿其集以鴻軒柯山爲名者復黃時所作也元祐中兩蘇公以文倡天下從之游者公與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号四學士而文潛少游之客也公於詩文

兼長雖當時鮮比兩蘇公諸學士既相繼以沒公歸然獨存故詩文傳於世者尤多若其躰制敷腴音節疏亮則後之學公者皆莫能彷彿公詩晚更効白樂天躰而世之淺易者往往以此亂真皆棄而不取其采摭之遺者自爲別錄云

曾公卷文集序　　蘭陵孫公

南豐曾氏太平興國中諫議大夫密國公諱致堯者以文章有大名著仙鳧書西陲要紀中台志等書百八十餘卷藏於家歐陽文忠公銘其碑有子曰太常博士魯國公諱易占能傳其學著時議數十万言皆當世要務將獻之朝行次南京遇疾卒不果上荆國王文公志其墓生六子多知名而三人尤稱於天下曰中書舍人鞏以文儒道德爲學者宗號南豐先生曰右丞相布以正言直道歷事三朝有勳有勞存受遺之籍謚文肅曰翰林學士肇高文碩學出處大節爲先生齊名謚文昭皆有文集行於世今寶文公丞相第四子也諱紆字公卷年甫八歲南豐

先生授以韓吏部詩一覽而誦先生喜曰曾氏代不乏人矣既冠孝成文昭讀其文驚曰文才出於天分省學問之半於是吏部尚書彭公汝礪翰林學士鄧公溫伯辛試制策未幾科罷不果召公時少年以大臣子積習名數無一點貴游驕吝之氣屬文研落筆千言指事析理命物託諭證據古今出入經史成壯豪健如走阪丸如建瓴水疎暢條達無間斷無艱難乎若一時老師宿學名人巨公交口譽歎謂公宅心以太平筆繼文昭之後 徽宗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文肅擢丞相志召陳瓘鄒浩龔夬等為臺諫官而蔡京嘗朋附邢恕誣詆宣仁太后為大姦慝不去必亂天下首斥去之居無幾京入相興大獄脩故怨公父子皆抵罪從置湖海終京之世二十五年而曾氏子孫無一人仕於朝者京死朝廷稍進公守方州剡一路且任為世用矣而京黨李光認奏公為真州通判時聘籍中一妓為妾知林州時交中貴人冒錫帶之寵又免所居去父之公移書宰相有

去為丹棘金荷曾入夢淮南別乘恐是前身以丹光之妻鄭嘗俾笑至今為口實公文章固自守家法而李詩以毋夫人曾國魏氏為師句法清麗絕去刀尺有古詩之風黃庭堅魯直遷宜州道出零陵得公江樾書葦二小詩愛之書圓扇上諸詩人從能辨也嗚呼公之文足以書典冊公之詩足以配雅頌而卒不遇以死彼數從官大臣之列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慰者公雖不遇於世亦何恨哉公中子忻奉議郎興化軍通判集公詩文為十卷貽書先友孫覿為之序宣和初公倅京口攝府事郡有西樓公撤而新之為文記其成雅詞絲句殆與樓稱余與坐客韓駒子蒼張孝虞文舍人三讀稱歎其辭言章一啓乃與范丞相者今皆不見於集中則知公詩文遺落者尚多也公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已有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彥章識其墓故不著

張洗馬清安集序　　洪忠宣公

敬以文爲先而行次之文以氣爲主而孝將之清安張洗馬孟從事於斯矣觀其著忠孝論及哺詩可知其操行斗運四時膏曜爲宮三賦可知其猶字數古諸篇泉誦仙之風度大旱等行窺少陵之藩籬可謂文行兼修氣文相副者也若天假之年文必高乎當世行斯無於古人然而少年登科壯歲取祿雖真後逸之才莫錫中下之壽素志弗伸後嗣不立是可哀也殁後五十年姪逞郡者出其集以示予故爲序其梗槩使北方之學者將有感於斯言

錢氏質裘集序

苕溪先生

右錢氏貧裘集武肅王之六世孫名悦字復臣者之所作也武肅王以兵拒黃巢討劉漢宏誅董昌盡有吳越之地尊奉上國四傳至忠懿王武肅所貽忠孝又以訓子孫而忠懿奉承唯謹方太祖皇帝之下江南也忠懿提兵取常潤已而來朝京師太祖慰遣甚厚太宗登極奉以國入覲而吳越之民幾二百年不

識丘墓其陰德之　往人應時聞至于今未志也士大夫喜道
其事而傳聞異辭或不審詳故稷臣類其祖宗建立傳序次第
與家世榮遇人才瑰傑有聞於時者若干人以爲此集將附之
譜屬余序其後余嘗觀自昔門地之盛勳權姻戚世公世卿
寵遇赫奕不爲不多顧獨以恩澤階而入才輩出表儀縉紳如
錢氏者未見其比豈其世德所鍾與他異故異時位孤棘秉旄
鉞者余蓋識其一二即之退然如寠人子論道古今考質疑義
以自樂於名教其意豈肯與恩澤僥倖其有挾冊覔舉與寒士
較得失寧攻苦食淡卒竭事業使余愛歎之不已也况前輩碩
儒所謂一門三學士三世四賢良與其政績行義超詣卓越余
之所歎慕願見而不及者哉以是知人物門地事不兩全錢氏
既兼得之又何多耶如其不然雖金張之盛七葉珥貂亦無取
云稷臣在宗族中爲最不遇者客居異縣蕭然坐空廬讀古書
行古道面有藜莧之色盖余叔寶之友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

盡言集序

橫浦先生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進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之學行使二聖之讐夷狄亂華嗚呼可悲哉器之在諫垣專攻王氏黨其決諸公道亦太切矣余雖不及識其人讀其遺書從其既嘆而已

○九峯先生文集序

李之部

議者以古今文章至唐韓退之而集大成是大不然彼蓋不知其後復有所謂東坡居士者也居士之文如万斛泉源不擇地

一而出蓋匯瀦匯滌突蕩衝注放而為長江大河激而為縈湍怒
濤魚龍变怪之所窟宅明珠大貝瑰琦錯落之所蓄藏涵天光
浮地軸渺渺瀰瀰殆不知其幾千萬里此其允也究觀規撫祖
窺校概高明鉅衍醇深麗密壯厚險遠奇譎幽怪筆端雜裝乎
彔方狀若戲若劇動中律呂索之不窮闇然益章文乎文至者
無餘蘊矣然則集古今文章之大成唯居士可以當之九峯先
生居士之從孫也峯問壼域論議根萌一出於居士步步趨趨
無毫髮少戾而或者以模擬為言良臣獨以為此固蘇氏之家
法也他人不能得而先生得之柰何反以為訾哉良臣寔門下
士平日蒙被教育為最厚侍先生几杖最親最久妄論先生之
文發非去取雖以居士為宗而其斡旋運用超放自在沖淡簡
古澹沈粹潔如大羹元酒有典則薄滋味如清廟之瑟朱絃疏
越一唱而三嘆蓋創立機杼一新探括掃去無壘陳迹而自成
一家者也使居士復生亦當改色稱之不容少貶其誰敢輕議

之惟蘇氏以文名天下後人雖武何啻六七作皆嶄新見頭角
聲光僅然至論衣鉢之傳名覓無須垂百世而不朽者無以易
先生者且其集嘗經上乙夜之覽自先生即世垂三十年士大
夫求嚌翰墨之餘光引首流涎甚於飢渴之待哺非一日也頃
過小城邂逅其子臨安府府李講書康始見屬序而傳之曰仕
任陽安蓋嘗以丹精禱于下執事矣然有當於吾之心手足
鼓舞捉筆疾書故不復以蕪陋辭先生舊傳彭彭有九峰頭奇
秀先生悅之因以之自目云紹興二十年八月日門生去朝請
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李良臣再拜謹序

景迂先生文集序　　箕山先生

三代之文歷戰國而不亡及漢興俱亡焉涉魏晉宋齊梁陳隋
其文不興至唐昌黎韓文公始興焉而唐之文又與文公俱亡
矣國朝則吾文元公出焉楊之公嘗稱其可宗新祠碑自唐中
葉之後未覩斯作也司馬文正公則稱為人物之師其子文莊

公之久嘗將相五制當世大其言文元公文莊公之子岩孫慈
以文世其家從伯父徽猷閣待制侍讀公諱說之其曾孫也其
積厚矣於是吾家三代之文有待乎侍讀公而大成故肯宋朝
父何之後有王考父正考父之後有孔父嘉孟僖子謂其世有
明德其後將有達者其在孔丘大哉夫子之道噫亦遠矣蓋洪
河之源不自乎其高二千五百里崑崙之山則不能如是蕩潏
洶湧放碣石會灘沮略湡莫猪大野浮于濟漯淮泗而浩乎其
大也世之學者其有覃思於五經則皆斷自孔穎達始訓乎孔
穎達者其猶夏商周之彝器不知者不論其有知者亦以為何
適於今之用而莫致意焉惟侍讀公則歎曰使三代之文而不
求諸古宜三代之文卒不可復也求諸古得聖人之經者四康
節先生去亦故於易則祖准南九師京房鄭康成荀爽而上
以極乎希夷陳先生之精微而識卜子夏傳蓋出於張弧於書
則原諸伏生孔安国劉向而傳乎一行近得取乎泰山姜先生

於詩則稽諸鄭志而雜以齊魯韓三家之訓而考正乎賈誼劉向揚雄之所著下及乎陸機顧野王之所辨而根之爾雅之不見於春秋則本諸經而該乎左氏穀梁氏公羊氏以及董仲舒何休杜預范甯啖助之徒而能各知其失近有取乎翰林侍讀劉子士恭山先生於論語則遠求乎李充衛瓘孫綽顏延之謝靈運諸子者而有得乎何晏邢昺之所遺其於易以旦傳矣書尋古之絕文墜緒由是所得汪洋宏放皆三代之道而言則三代之文也然則三代之文豈特於吾家為大成邪周公惟於武丁時稱甘盤彼家學說寧有不孝哉孰謂甘盤之獨賢歟抑其又孝必有說所不及者焉逮周公而後知之爾今讀侍讀公之文而曰吾宋三代之文於是而大成者其誰曰不然侍讀公之文多矣其孫子健之閔獨掇拾於流離喪亂之餘其始健之上也見翁之有作從則端也拜而藏之其在道路健從則偏遺而獨之其後闕之長也聞李士大夫之家或有之則身不遠而求之

旣得之則手乎鉛槧之不知其勞也所得亦幾哉合兄為若干卷
然比之家乘所有纔十之一二焉僅請於其自五世祖以郎公封
丘府君崇福府君之文侍讀公皆爲之序則文必有序也某旣
爲之序以推原文元公文莊公所以基之而侍讀公所以大之
因告之曰韞櫝而藏之不若殺靑而翻之辟呫而誦之不若朝
夕而行之庶乎其傳之也遠後世復有繼而興者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五十八

序

文集序五

西江集序　方舟先生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強而得不可揠而致也雅頌之辭博大洪深舒徐豐衍怨而不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撣屬溫然之氣不可及也至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嗟憔悴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絕爲異哉蓋系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至于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粲然一家蓋其所鍾孕矣西江集消誠之文也其辭雖不盡施而見於空言者雅此卅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

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先後耳今西江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之自然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胡子知言集序

南軒先生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於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荊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蘊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先生之於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晚歲嘗被召旨以疾不克造朝先生之學體用該備豈赳然志斯世者是書蓋平日所自筆述疾病時猶在枕間蓋有所到隨即更

定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或問於余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子思中庸猶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而孟子始道性善今先生是書反復論性爲甚詳無乃與聖賢之意或有異乎其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明言性而子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言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則指示大本使知所止今之異端則又異乎古自謂識心見性其說開廣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顛倒萬事毫釐之差霄壤之繆其禍可勝言哉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也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動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得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惟仁者爲能盡性至命斈者能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間而知心之所以爲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默識然後知先生之意與古

人君合符節矣不然不知求仁而居然論性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之歸乎某須撻登門道義之誨決於心府自惟不敏有負夙知序次成書貽于同志不韙之罪所不得而辭焉

江諫議奏藁序　同前

諫議江公奏藁凡十有七篇上章執徐之歲徽宗皇帝親萬幾厭朋黨之論收召元祐以自近放逐之臣相繼起南荒越明年以建中靖國為元思與天下更始於是公由奉常博士擢左司諫自以不世遇進見奏對不敢不盡有所聞見言之惟恐不及而於疏遠便佞數友群消黨與援受直言尤極反復致意上往往開納會姦人得柄公旋即補外竄貶流落以死天下惜之洎紹興四禩有詔追錄贈公諫議大夫制詞有曰惟世道之方衰致國論之靡常是非或出於愛憎其險獨持於一節權寵所不能干莫渠焉乎公亦庶幾無憾矣某側聞前輩道公事云公在門下珍禽奇獸稍稍入內公奏疏力詆其漸後數日上謂公前

所論繼已悉罷遣時獨一劉鵬不肯去上以杖擊之顧內侍刻
公姓名此杖上以示忠諫然則公言在當時不爲不用矣一斥
不復豈徽考意耶而後伸於紹興又豈非天也耶其得此書於
公之孫似祖伏而讀之不知涕泗之橫集嗟乎不有君子其能
國乎自祖宗有天下留意多士仁宗皇帝涵儒長育四十二年
而收其用爲元祐之政元祐諸君子雖厄窮百罹而直道凜然
流風所被議論著見於元符之末建中靖國之初蓋又彬彬如
也元氣不傾雖夷裔侵食而中興之日旋踵即見人才之爲國
重輕如此然則爲國計者其可忘封植愛護俾忠直之氣過導
諫之萌以壽天下之脉而人日幸登王朝其又可遑恤利害之
途自同寒蟬卒陷于靡靡焉以負吾國家也郡學教授邵頵慨
然鋟版傳後其所向慕又可知已公諱公望字民表云

眉山王公玉臺集序　洪內翰

五星宣精垂象以人詹仰然唯太白最大東啟明西餞日無論

冬夏常青鬱然麗天其居方在西靈光所乎芸潤煥燕溢爲文章之瑞岷蜀寶當之自司馬長卿倡其華腴名溥宮璞王子淵揚子雲繼之黼黻河漢之鋅英炳弥万丈不止也浸尋晉唐求者如鶩焉極而至乎東坡公前與古人於是衆作訖熄一時高第張秦黃晁四君子之徒升堂親炙各隨淺深窺見一斑植立門户天下士不志於文則已心乎斯道舍而之它譬之醯雞守甕爲天迨其拔蒙蓋將班所置慨則生乎厥後聞而知之遥遥相承犨如並拱若五臺王公者可端拜矣公諱賞字望之實占籍於眉而從兄弟淹義君同安君兵爲坡夫人淵原漸濡故有端緒壯年游學已卓卓聲術間擢登俊造鼎甲留落過中身晚躋禁涂薰翰苑平生涵負渙焉彰施遂爲眉山嫡派而落筆成章得於容易且不肯自閟重稟與留藏少子柟若意訪索手勤四十年僅遺什五凡爲詩四百有六序十記十二表劄五十書若啓七十六內制三百四十三講義故事二十雜著五十一詞祝疏誄

八十二銘行狀四十一并之二凡千八十九篇從武都遺言
百念重研持以相示暫叙其首并錄之末以數語後人邇自省
事來夢想老坡仙願爲之役得見近似者斯可矣攬之雖然併
日敬讀惟公之文大要以中正爲主弃及名義風節事輒孰復
申言之不爲世俗諱忌嚴若其所論如堯不去四凶禹行其所
無事謂召公不說周公爲堅人微權陳平魏相有大功難至之
昧於天民達可行與夫正己而物正之詛折中陳壽之評諸葛
品杜子美爲姚宋間人笑韓子傲相國翰林之說裨排不可無
松柏並平凉徹備則夏屬不幾皆其賢旨意所未到謂之坡門
正宗可不可也王臺者青神鄉名公葬于是故以標其集冊傳
家善文富史學嘗上九朝東都事略得直秘閣今守階州玄紹
熙三年十月五日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万
壽宮魏郡公鄱陽洪邁序

先公遺事序　　西山先生

先人既卒代翰林學士陳公狀其平生節義之大者以授丞相趙公又狀其大者以聞上爲詔有司優恤甚恵其小善細行二公以古史法宜略於傳之意有不忍者當艱難疾病中尚能追録於紙合三十事爲一卷若先公所不言世所不言此所不聞博所不足以知古所謂隱德者雖趙公陳公之賢博之不肖皆不得而書矣悲夫紹興九年四月庚戌仲子左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兼充實録院檢討官博謹序

康節遺書序　同前

傳大父康節公當仁宗至和嘉祐間韓國文忠富公秉大政國巳謝事不起一時交遊自富公司馬文正公呂正獻公而下皆天下偉人其續古今之道妙天人之學博不肖不敢稱講而論在太常傳在太史與夫天下大夫學士之正論可以考矣伏念在昔孔子近曾者書其意甚遠後世僅存於屋壁之間者雖失地脈之實聯之亦其孫曒之功也故博次第大父亂書遺書與

者所以正其綱目敷五者所以淳其性也自今三代庠序之教
尤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五者講明之
而使之識其理之所以然也惟先王道行於家而化及乎天下
萬事以正萬物以遂氣志交孚而無不應焉至于世衰道微之
時而流澤之在人心不可以泯遏故詩三百篇發乎情止乎禮
義者聖人猶有取云耳然則人之所以為聖賢與夫聖賢之教
人舍是五者其何以哉東萊呂祖謙伯恭父為嚴陵教官與其
友取易春秋書詩禮傳與夫孟子聖賢之所以發明人倫之道
見於父子兄弟夫婦之際者表而出之于編又泛於子史諸書上
下二千餘載間凡可以示訓者皆輯之惟其事之可法而已載
者之失實有所不計也惟其長之可取而已凡為之未善有不
暇問也明目標而編以示訓而講討焉未幾而成名以閫範梨
開此書實行於世家藏之而人當樂之也家庭閨閫之內鄉里
族黨之間讀其書見之淺深味之長短隨其力行皆足以有補然

在學者則當由其書而講明之以求識其理之所以然若誠知是

書所載莫非吾分內事而莫之君子皆非有所為而為之則其

精微親切必有默識自得于中者雖欲舍是而不由亦不可得

矣書所以載道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術尚[illegible]綸大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五十[illegible]